

序

常娜的《现代汉语“V上”的认知语义研究》即将付梓，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嘱余作一短序。常娜这本书的内容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虽然过去了多年，但其中所讨论的很多问题我至今印象深刻。

现代汉语“动词+上”（简称“V上”）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语言形式。我们都知道频率是语言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高频的语言形式往往会衍生出很多意义。因为“V上”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语义上的变化，这种语义变化在认知层面上表现为不同的意象图式，这些意象图式反映了不同的事件类型。如何描写、刻画这些不同的意象图式和事件类型是语言学家的任务。

常娜把“V上”结构划分为五个结构式：动趋式、实义动结式、虚化动结式、特殊结构“V上+数量”和体貌义“V上了”结构。然后从每个结构表现的意象图式出发，详细地描写了“上”的语义和与之搭配的动词、不同结构式的句法语义特点，分析意义之间的联系及多义的认识动因。这是典型的“小题大做”，是问题导向的研究。“V上”到底有多少种意义和用法？《现代汉语八百词》列举了以下一些用法：

- (1) 雄鹰飞上了蓝天。
- (2) 汽车开上了盘山公路。
- (3) 你把门锁上。
- (4) 衣服镶上了一道花边。
- (5) 在这儿写上年月日。

(6) 他们都住上了新房子。

(7) 这回我要再在北京多住上几个月。

(8) 大家劝你休息一会儿，你怎么又看上书了。

很显然，这些用法之间是有联系的，也是有区别的。这些句子中的“V上”有的表示运动的趋向意义，有的表示事件的结果意义，有的表示事件的内部时间意义（体貌意义）。这是三个不同的句法语义范畴。“V上”这个看似简单的语法形式表现出了高度的复杂性。如何分析这种复杂性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常娜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这一句法语义现象。在这里她要面对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动词，第二个变量是“上”，第三个变量是“V上”结构。我们要看出现在这个结构中的动词是什么样的动词，还要看出现在这个结构中的“上”有多少种意义，最后要看这个结构整体表达什么意义。“爬上山、登上楼梯、飞上天”是典型的动趋结构，“上”表达的是趋向意义，这是真实的趋向意义。“登上总统宝座、走上三尺讲台”中的“上”表达的也是趋向意义，但这是虚拟的趋向意义。“锁上门、镶上花边儿、住上新房子”是典型的述补结构，“上”在这里都没有趋向意义，趋向动词在这里表达的是结果意义。具有附着意义的“V上”在这里所表达的结果意义都是真实的结果意义，例如“穿上衣服、打上印章、粘上泥土”。感知类的“V上”在这里所表达的结果意义都是虚拟的结果意义，例如“爱上一个凤凰男、迷上韩剧、看上一辆新车”。而“又看上书了、又显摆上了”，这里边的“上”也没有趋向意义，趋向动词在这里表达的是体貌意义。“上”由真实的趋向意义到虚拟的趋向意义，再到真实的结果意义和虚拟的结果意义，最后发展到体貌意义，这是一个不断虚化的过程：

真实的趋向意义 → 虚拟的趋向意义 → 真实的结果意义 →
虚拟的结果意义 → 体貌意义

这个虚化的过程需要做历时的分析。常娜写道：

“V上”的语义横跨了位移、结果和体貌三个语法范畴，究其原因是意象图式的转换在发挥作用。位移范畴是原型范畴，结果范畴和体貌范畴都是从位移范畴通过转喻引申而来

的，它们都和路径图式相关，空间域的到达终点可转喻结果域的实现，凸显起点则可转喻时间域的开始。

常娜正是通过历时语料的考察来证实她的观点的，这也正是常娜语法研究的特点，不轻易下结论，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实证支持。

“V上”在什么情况下表达的是趋向意义？在什么情况下表达的是结果意义？在什么情况下表达的是体貌意义？在表达趋向意义的时候，表现为哪些不同的意象图式？在表达结果意义和体貌意义的时候，有哪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厘清？这些复杂情况正是这个问题的魅力所在。

语言研究有不同的取向，有基于理论的研究，也有基于问题的研究。基于理论的研究比较注重语言普遍现象和语言类型学；而基于问题的研究，则更加重视语言事实。语法研究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深耕细作的阶段，任何一个微观的问题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切入，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常娜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语言由形式和意义两个部分组成，离开了形式，意义无所依附。反之，离开了意义，形式就是空的。在语法研究中，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形式是语言的外在表现，意义是语言的内核。我们总是通过观察语言的外在表现来把握语言的内核。而问题是，一个相同的语言形式往往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这时候，我们要从形式的角度入手去观察这个语言形式所处的环境。在语言形式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观察语言形式的组合关系（搭配），也可以观察语言形式的聚合关系（替换），这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背后是语义在起作用。常娜的研究就是紧紧抓住形式的变化，由此入手来阐释其语义内涵。趋向范畴也好，结果范畴也好，体貌范畴也好，在形式上是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而且仅仅把这种区别描述出来是很不够的，还要对产生这种区别的动因进行认知上的解释。“V上”的认知语义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是为序。

崔希亮

2020年11月17日

提 要

现代汉语中的趋向动词是表示移动趋向的一类词，与位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趋向动词用于动词后进入结构时，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表现出不同的事件类型。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从事件角度出发，运用事件语义学理论、意象图式理论、原型理论等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现代汉语中的“V上”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对其语义扩展进行重新认识和合理解释。我们也希望通过此个案的研究，能够找到一种研究范式来研究其他趋向动词的认知语义，进一步把握整个趋向补语的意义和特点。

我们把“V上”结构划分为五个结构式，分别为动趋式、实义动结式、虚化动结式、特殊结构“V上+数量”和体貌义“V上了”结构。我们从每个结构表现的意象图式出发，详细地描写“上”的语义和与之搭配的动词、不同结构式的句法语义特点，分析意义之间的联系及多义的认知动因，构拟出“V上”的语义演化路径，并从历时角度进行考察验证，最后从概念结构出发分析“V上”表达的事件类型。

动趋式“V上”表示趋向义，凸显位移路径和终点。“上”表示空间位移的趋向，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多为位移动词，表示位移的方式或使因，包含自移动词和他移动词。动趋式“V上”内部结合松散，“上”明显保留了动词性。

动结式“V上”有实义和虚化之分。实义动结式表示动作的直接结果——接触/附着，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都具有致使性，动作行为使射体达到接触/附着的状态。虚化动结式表示事件实现，大部分表示目

标实现，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也都具有典型性。动结式“V上”结合紧密，“上”开始依附动词，成为结果性后置成分。

特殊结构“V上+数量”属于虚化动结式，“上”表示目标数量实现。但“V+数量”结构也可表示数量实现，所以“上”在进入该结构时可隐去不出现。“上”的出现除凸显数量实现外，同时也有语用和篇章衔接的作用。

体貌义“V上了”结构中，“上”和“了”共同表示事件的体貌——开始并持续，“上”表示开始，“了”对事件的开始表示确认。

“V上”的语义横跨了位移、结果和体貌三个语法范畴，究其原因 是意象图式的转换在发挥作用。位移范畴是原型范畴，结果范畴和体貌范畴都是从位移范畴通过转喻引申而来的，它们都和路径图式相关，空间域的到达终点可转喻结果域的实现，凸显起点则可转喻时间域的开始。最后，我们通过历时语料的考察验证了我们的研究结论。

就事件表达来说，动趋式“V上”表达位移事件，是位移主体在空间上发生的位置转移事件，既表达现实位移，又表达虚拟位移。实义动结式“V上”主要表达主体通过动作行为使客体发生的空间上的状态变化，表达状态变化事件，既可表达物理空间的状态变化，又可表达虚拟空间的状态变化。虚化动结式“V上”表达实现事件，事件状态发生了未实现到实现的变化。体貌义“V上了”结构表达体相事件，“上”廓定事件时体，“上”和“了”共同表示事件进入开始并持续的状态。从概念结构上来说，状态变化事件、实现事件和体相事件都是位移事件的隐喻扩展。

第 1 章

绪 论

1.1 引言

世界存在于一定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之内，语言是世界的反映。现代汉语的空间系统包括方向系统、形状系统和位置系统。位置系统有静态位置和动态位置之分。动态位置有三个特点：一是物体在空间发生位移，二是位移有方向，三是有不同的参照点。

汉语趋向动词的基本语义是移动趋向，是对空间移动事件的描写，反映物体在空间的动态位置变化。趋向范畴是语言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趋向动词也是汉语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类，数量不多且相对封闭，但使用频率却非常高，意义也极为复杂。趋向动词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单独使用，做一般动词，主要表达空间位移；二是用于动词和部分形容词之后，做趋向补语，主要表达位移方向，还可以表达动作结果、状态等多种意义，其意义横跨位移、结果和体貌三个语法范畴。

刘月华（1998：1-32）总结了所有简单趋向补语和复合趋向补语的语法意义，并把这些语法意义归为三大类：趋向意义、结果意义、状态意义。详见表 1-1（见下页）。

从表 1-1 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趋向补语都可表示趋向义，大部分可兼表结果义，小部分可兼表状态义。我们还可以看出，“上、上来、下来、下去、起、起来、开”做趋向补语时，其语法意义都兼有趋向义、结果义和状态义，是虚化程度很高的趋向动词。

表 1-1 趋向补语的语法意义分布

语法意义	来	去	上	上来	上去	下	下来	下去	进	进来	进去	出	出来	出去
趋向义	+	+	+	+	+	+	+	+	+	+	+	+	+	+
结果义	+	+	+	+	+	+	+	+	+	-	+	+	+	-
状态义	-	-	+	+	-	-	+	+	-	-	-	-	-	-
语法意义	回	回来	回去	过	过来	过去	起	起来	开	开来	开去	到	到…… 来	到…… 去
趋向义	+	+	+	+	+	+	+	+	+	-	+	+	+	+
结果义	-	-	-	+	+	+	+	+	+	+	+	+	-	-
状态义	-	-	-	-	-	-	+	+	+	-	-	-	-	-

趋向补语的趋向义表示方向，是其基本意义，结果义是趋向义的引申和虚化，状态义又比结果义更虚，这反映了汉语词语发展的一般规律——词的虚化意义是由词的实在意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所以每一个趋向补语的结果义、状态义与其趋向义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

刘月华（1998：1）指出：“趋向补语是外国人或外族人学习汉语的语法难点之一。其所以难，一是因为多数的趋向补语十分复杂；二是因为一个动词可以和哪个趋向补语的哪一个意义结合是固定的、有限制的，特别是结果意义，学习者几乎需要逐个去记。”卢英顺（2006b）指出，趋向动词是汉语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类词，不同趋向动词之间的意义有联系也有区别，因而对趋向动词的研究不能笼而统之，而应该逐一进行，只有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趋向动词的特点。

1.2 问题的提出

我们选择了趋向动词中意义较为复杂、使用频率高、虚化程度也很高的“上”作为研究对象，现代汉语中与“V上”相关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探索。吕叔湘（1999：474-475）提到“V上”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如例（1）、（2）；也可以表示动作有了结果，如例（3）～（6）；还可以表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如例（7）；又可以表

示动作开始并继续下去，如例（8）。

- （1）雄鹰飞上了蓝天。（《现代汉语八百词》）
- （2）汽车开上了盘山公路。（《现代汉语八百词》）
- （3）你把门锁上。（《现代汉语八百词》）
- （4）衣服镶上了一道花边。（《现代汉语八百词》）
- （5）在这儿写上年月日。（《现代汉语八百词》）
- （6）他们都住上了新房子。（《现代汉语八百词》）
- （7）这回我要再在北京多住上几个月。（《现代汉语八百词》）
- （8）大家劝你休息一会儿，你怎么又看上书了。（《现代汉语八百词》）

同一个趋向动词“上”处于同一个句法位置——动词后，却表现出不同的语法意义，横跨了趋向、结果和体貌三个语法范畴，语义上显示出了极大的复杂性，所以很多学者在语法上对其进行定性时也存在较大争议^①。如果要解决“V上”语义的复杂性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分辨“V上”的趋向义、引申义以及引申义内部的不同层次，探索出不同意义之间的联系。我们要回答好如下问题：

第一，“V上”存在于哪些结构式中？语义上有哪些类型？在不同的结构式中，“上”的意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要探索“上”的语法意义之间的联系，就必须依靠其所在构式。沈家煊（1998）指出，一般认为同一个实词能演化出几个分属不同语法范畴的虚词，而《演化而来的语法》^②却认为演化出的语法范畴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词，而是实词所在的构式，一个实词之所以能演化出功能不

① 如黎锦熙（1924）、赵元任（1979）的词尾说，吕叔湘（1984）的动词说，岳中奇（1994）、刘广和（1999）的助词说（动词结尾部），刘丹青（1994）指出动趋式中表示结果意义的补语为唯补词。

② 据沈家煊（1998）介绍，《演化而来的语法——世界语言中的时、体和情态》（*The Evolution of Grammar—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的三位作者（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 和 William Pagliuca）调查了不同地区、不同族系、不同类型的76种语言，考察了时、体、情态三类语法标记如何由实词虚化而来，发现虚化的规律带有普遍性。

同的虚词，是因为它处在不同的结构式中。

句法和语义是一种互动关系，词的引申意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某种句法结构创造了某种特定的句法环境，当引申意义因这样的句法环境而产生后，词语再出现在特定的句法结构时就要体现出相应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研究要从趋向动词“上”所在的结构出发。

(9) 江水山右手向上一推，把仲亭扶上马。(冯德英《迎春花》)

(10) 郭新春的眼皮沉沉地合上了。(《新华社新闻稿》2004年)

(11) 能否卖上好价钱，关键在于产品质量和效益。(《报刊精选》1994年)

(12) 她听着对面热情奔放的歌声，心里早已倾慕上了。(王小波《歌仙》)

从上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上”不仅出现在不同的结构中，而且在不同结构中的意义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9)“扶上马”为典型动趋式，“上”是位移主体“仲亭”的趋向；例(10)“合上眼皮”为动结式，“上”是动词“合”的直接结果——接触；例(11)“卖上好价钱”中，“上”表示“卖好价钱”这个目标实现；例(12)“倾慕上了”中，“上”和“了”共同表示“倾慕”这一事件开始并持续。

第二，“上”体现的语法意义在形式上所依赖的句法成分手段有哪些？

句法结构形式上的成立要建立在句法成分意义之间合理搭配的基础上，从内部考察就是句法成分各词义的语义特征要有匹配的可能，它们之间能相互选择。一个语言成分的语法意义往往受其他语言成分的制约，“上”的语义变化就与其搭配的动词、宾语，所在结构和语言环境都有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发生变化，另一方则必然发生变化，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结构性质的变化。由此，我们要解决以下问题：

①不同语法意义的“上”可与哪些动词或形容词进行搭配？

“上”可以和不同的动词或形容词进行组合，如“走上山、搬上

车、关上门、戴上帽子、写上汉字、吃上饺子、买上衣服、忙上了、美上了”等，“上”搭配的动词或形容词发生类型上的变化时，“上”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②“上”要实现不同的语法意义，不仅要依赖动词，还要依赖宾语。与不同语法意义的“上”搭配的宾语有何特点？宾语的不同选择对其语法意义有何影响？

(13) 要是你能娶上个会挣钱的媳妇，那就好了。(老舍《鼓书艺人》)

(14) 2015年前太湖流域居民将全部喝上洁净水。(《新华社新闻稿》2004年)

上面两个例子中，“娶会挣钱的媳妇、喝洁净水”是目标，“上”表示目标的实现。“上”要实现其语法意义，必须要依赖宾语，宾语必须为目标，其语法意义方可成立。故“？娶上个丑媳妇”“？喝上脏水”这样的表达，会因宾语作为目标的可接受程度低，而使整个结构虽合语法却不合语用，可接受性极差。

③“上”的语法意义的实现，不仅要依赖动词、宾语，还要依赖结构。不同语法意义的“上”都出现在哪些结构中？这些结构有何特点？

(15) 随之，巨人般的摔跤手也开始挥动大手说上了。(冯苓植《雪驹》)

(16) 这孩子两天没喝上反斗星，就吵着要，还哭上了。(《报刊精选》1994年)

上述两例中，“说上了”和“哭上了”中的“上”和“了”共同表示动作开始并持续。“上”的这一体貌义必须在“V上了”结构中才能实现，“了”是必要成分，不能省去。

第三，“上”的语法意义在不同的结构中体现，不同的结构式所在的句子可表达不同的事件义，那么“V上”所在的句子可表达哪些事件义？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

崔希亮(2004: 6)认为，事件是由句子表达的，客观世界的事件在语言中对应的是句子。那么句子是如何产生的呢？每个事件都由动作及其参与者(participant)构成，形成特定的事件结构(event

structure), 外在经验世界中的事件结构经过人们的概念化过程以后形成概念结构 (conceptual structure), 由于表达语义结构的需要而促动了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 的产生, 从而形成句子 (转引自施春宏, 2008: 32; 参见 Goldberg, 1995; Ungerer & Schmidt, 1996)。不同的结构表达不同的事件义。

(17) 持万寿山牌手杖的人正在蹒跚着步上天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18) 我建议^{在生平中}明确写上她是杰出的教育家。(《报刊精选》1994年)

从例(17)、(18)可以看出, 不同的结构式“步上”和“写上”所在的句子表达了不同的事件。前者“步上天桥”表达位移事件, 表示趋向; 后者“写上她是杰出的教育家”是变化事件, 表示动作的结果。

有时, 同一个“V上了”结构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 如:

(19) a. 他们家小孩已经爬上山了。(自拟) [趋向义]

b. 过去他只是跑跑步, 最近又爬上山了。(自拟)

[体貌义]

(20) a. 黑板上写上字了。(自拟) [结果义]

b. 你看, 他又在那儿写上字了。(自拟) [体貌义]

(21) a. 虽然没有月饼, 但总算吃上了白菜、西红柿和鲜猪肉。(自拟) [结果义]

b. 金秀回到家, 全家人都已经在餐厅里吃上了早饭。

(自拟) [体貌义]

由此可见, 同一个“V上了”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中语法意义不相同, 其表达的事件义也不相同, 那么相应的事件结构也是不同的。为什么同一个结构会表现出不同的事件义? 其事件结构有何不同? 要做出回答, 我们必须树立整体观念, 在结构中依靠与之相关的其他语言成分及具体语境来观察“上”的意义。

第四, “上”的意义在不同的结构式中发生了由实到虚的变化, 这些意义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是通过其原型义一步步引申出来的, 那么“V上”的不同语法意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有哪些虚化机制在起

作用？

沈家煊（1998）指出：“虚化研究是一种历时研究，但是跟共时研究有密切关系。……有些词的虚化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时间，而虚化机制是从日常语言交往中的细微变化中揭示出来的，因此虚化研究还是要把精力集中于考察一个词在某一共时平面的各种具体用法。”历时分析是考察语义的演变过程及结果，而共时分析则是探索引申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机制。前者关注不同时代各类语义的演变及相关性，后者则关注引申义产生的各种机制。

“V上”的意义横跨了趋向、结果和体貌三个语法范畴，意义纷繁复杂，但这只是其外部表现，其内部机制是统一的。我们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上”可横跨三个范畴，有哪些认知机制在发挥作用。我们从“V上”所在的结构出发，从结构中探寻“上”的语法意义，并从共时层面探寻“上”的语义虚化的不同表现，最后从历时角度进行验证。我们希望通过“V上”的研究，能够找到一种研究范式，管中窥豹，进一步把握整个趋向动词做补语的意义和特点。

1.3 研究思路

对于动趋式的归属，有的学者将其归为动结式。因为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方向，这也是动作实现的一种结果，因而从更高层面上来说也可以说是结果补语。宋文辉（2007：1）区分出狭义动结式和广义动结式。广义动结式包括狭义动结式，还包括补语表示动作行为趋向和时体意义的动趋式。他把一般动趋式归入表达运动事件的广义动结式。

把动趋式归入动结式虽有利于对其共同认知基础的探索，但二者特点鲜明，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要对“V上”横跨趋向、结果和体貌三个范畴的语义进行分类描写，不能用动趋式涵盖“V上”的结果义和时体义。对这两类意义应该给予形式上的命名，这样可以直接观察其语义类型。范晓（1995）在考察“V上”时，也将其分为动趋式、准动趋式、动结式和动态式四种形式。

我们根据“上”虚化程度的不同，从结构出发，把“V上”切分为动趋式、实义动结式、虚化动结式、“V上+数量”结构和体貌义“V

上了”结构五个结构式，从结构中分辨“上”的意义变化及所表达的事件差异。

趋向动词“上”在“V上”结构中表达趋向义时，该结构是真正意义上的动趋式。比如：

(22)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新华社新闻稿》2004年)

“上”在表达结果义时，“V上”结构虽有动趋式的形式，但却无动趋式的意义，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动结式。我们根据其宾语的不同，将动结式分为实义动结式和虚化动结式。实义动结式中的“上”表示动作的直接结果，比如下例中的“遇上”和“贴上”，宾语多是具体事物。

(23) 生活像汪洋中航行的船，时不时会遇上暗礁和险滩。(《报刊精选》1994年)

(24) 她给我洗脸，在青肿的地方贴上湿海绵。([苏]高尔基《童年》)

虚化动结式中的“上”已经虚化，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其趋向义的影子。刘丹青(2008: 522)指出，汉语中已存在半虚化的趋向范畴，值得作为语法范畴来描写其语义系统。^①

(25) 吴西元凭着出色的成绩评上了全国优秀民办教师。
(《报刊精选》1994年)

例(25)“评上全国优秀民办教师”中的“上”已经完全虚化，我们看不到其与表趋向的“上”的相关性。

此外，还有两类“上”的意义是要在结构中才能实现的，即特殊结构“V上+数量”和体貌义“V上了”结构。

(26) 我感到自己还能画上几笔，自觉在这方面还有几分天赋。([英]威廉·毛姆《人性的枷锁》)

^① 刘丹青(2008: 522)指出，由于现代汉语趋向补语已属于半虚化的成分，使用相当广泛(与古代汉语相比)，有很多用法也比较泛化，如“买起了汽车”“置下很多产业”“拍上几下就好了”“昏死过去”“胖上去”“瘦下去”“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V上+数量”中，“上”的语义进一步虚化，表示数量实现，形式上还可以省略，例(26)“画上几笔”可以省略为“画几笔”。

(27) 老方听了老王的话，一下感到很吃惊，不知道为什么老王突然又恨上了老张。(刘震云《官人》)

体貌义“V上了”结构中的“上”具有开始的体貌义，但必须依赖结构才可体现，如例(27)“恨上了老张”的意思是“开始恨老张了”。其体貌义的实现必须依赖动态助词“了”，“上”和“了”共同表示该句子的时体。

我们一方面要从结构出发描写“V上”的语义类型，另一方面还要挖掘其语义之间的扩展路径，把“V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分析其语义之间的联系、多义的认知机制及不同语义表达的概念结构。

1.4 研究方法

1.4.1 内省与实证相结合

内省是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方法，是找到意义所在的必由之路。这一方法的基本特点是靠研究者的内省，通过观察、分析、推理，获得对语言现象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我们对“V上”语义类型的归纳和意象图式的勾勒就是通过内省法观察分析得到的。

内省必然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还将采用实证法来弥补内省法的不足。我们通过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足够的数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主张一种基于语言使用的语义分析模式，即在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的基础上进行词汇语义分析。我们穷尽式地检索了语料库中的“V上”语料，对不同结构式中“上”的意义及搭配的动词情况进行分类量化统计，用以佐证内省法的推论。

1.4.2 意义和形式相结合

认知语言学重视语义对句法的促动作用，语义是深层基础，句法是语义结构浅层的形式表现，不同的语义结构在句法上会有不同表现的形

式。每一个形式类也都与一定的意义有对应关系，由于形式类的抽象程度不同，它所对应的意义也不相同。

本研究采用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方法。我们一方面要考察“V上”的意义，观察其表达的不同事件在语义结构形式上的表现，实现语义与句法的呼应；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与相关结构的对比，对“V上”的意义实现形式上的验证。

1.5 语料来源

本书的所有语料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以下简称“CCL语料库”）。该语料库包含现代文献与当代文献，涵盖报刊、文学、应用文、翻译作品、电视电影、网文、口语、戏剧等不同类型的语料，共计近12亿字节。对于取自该语料库的例句，我们均采用CCL语料库的标注方式，标注其来源出处。

我们对CCL语料库中包含“上”的语料进行了穷尽式提取，然后利用自动分词软件提取所有包含“V上”的结构，即“上”的前面的提取条件是动词，再通过人工筛查，剔除掉那些不符合限定条件的“V上”结构，共得出“V上”的有效语料79076条，形成了一个包含“V上”结构的小型语料库。

我们通过考察所得语料，分类统计研究对象表达的不同语义类型在整个小型语料库中所占的百分比，以此来观察“V上”的语义虚化程度。我们通过提取与“上”搭配的动词，考察其动词出现频率，得出与之搭配的典型动词。对于语体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的语法表现，我们会在语料中单独提取并考察。